

P E N G

彭柏山
文选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P E N G

彭柏山

文选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彭柏山文选/彭柏山著. - 上海:上海文艺出版社. 2003. 2

ISBN 7-5321-2358-8

I. 彭… II. 彭… III. 文学-作品综合集-中国-当代 IV. I217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00620 号

责任编辑:修晓林

装帧设计:袁银昌

彭柏山文选

彭柏山 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地址:上海绍兴路 74 号

电子邮件:csbcm@public1.sta.net.cn

网址:www.sbcm.com

新华书店经销 复旦大学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19.375 插页 2 字数 430,000

2003 年 2 月第 1 版 2003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321-2358-8/I·1885 定价:75.00 元



1956年，彭柏山、朱微明夫妇摄于上海市
安福路259号寓所

《彭柏山文选》收集了柏山同志在红色苏区、抗日战争、三年解放战争各个时期的作品,从中可以较为全面地了解这位无产阶级革命作家了。柏山同志谦逊地把他的中短篇小说集名之为《侧影》,以及他的遗作《战争与人民》的长篇小说,这些作品,大部分是反映人民战争的军事题材,可以说是真实地反映了我们这一代所经历的血和火的战斗的年代。《战火中的书简》,是柏山同志站在战斗最前线的家书,通过这些家书,可以看到他艰苦的战斗历程所辐射出的伟大人民战争的一个侧面,弥足珍贵。不论他的文艺评论的著述,还是对鲁迅先生的文章的剖析,无不带着浓厚的时代气息。特别是《文选》中有柏山同志的生平年谱,以及他的战友们的纪念文章,使我们更清楚地看到了柏山同志作为革命战士的一生,以及作为知识分子的他的坎坷经历的写照。

我和柏山同志相识较晚,那已是一九四〇年下半年了。那时,正是解决苏北问题的“黄桥决战”前夕,他正在那一地区领导群众工作。当我军主动让出姜埕镇之时,柏山同志起草了《告姜埕同胞书》,把我党我军顾全大局,谋求团结,忍让为国,抗战无

地的一片苦衷娓娓述出,犹如向父老兄妹倾诉衷情;而把韩德勤为代表的江苏省国民党反共顽固分子畏敌如鼠,压制人民,不顾大局,进攻友军的罪恶行径揭露无遗,真如严正的历史判决——文情并茂,传诵一时。黄桥有名的绅士朱履先老先生也一读三叹:共产党真有人才!

“黄桥战役”以后,柏山同志先后在新四军第四纵队、联合抗日部队、新四军第二旅四十八团、华东野战军第六纵队担任政治工作的领导职务,经受战火的考验,锤炼革命的才干,对革命战争和我军的政治工作,都作出了应有的贡献。

柏山同志是卓有成就的文艺工作者,他的成名作品《崖边》是三十年代比较优秀的作品。当年有些文艺工作者与革命队伍的生活格格不入的大有人在,然而他总以新四军的一名普通战士、共产党的一名普通党员来与干部、战士、农民、士绅……交往,从中汲取营养,丰富自己,从而成为我党我军既有文功,又有武略;既有理论,又有实践;既能与工农打成一片,又能团结知识分子的高级干部,真是难能可贵。我认为柏山同志的最大特点是:知识分子与群众打成一片,与群众共呼吸;理论与实践相

结合,与革命同命运,这就使他的才干得到了充分的发挥。

柏山同志走了一条正确的路,但也是曲折艰难的路。这是中国共产党成长过程中所遭受的种种痛楚,反映在她的成员身上的痉挛和由此带来的后遗症。而柏山同志是以共产党人的坚韧意志,经受长期的考验,向往革命的未来。在柏山同志遭受不应有的不公正对待时,我曾曾援之以手,却不能也不可能使他解脱厄运,确是力不从心,深以为憾。现在出版社能出版《彭柏山文选》,主要是为了激励后来者,是值得庆幸的。

柏山同志的一生,就是一首悲壮的诗。他的遗文,犹如熊熊炼火,毋需我再说什么了。感于微明同志诚挚嘱托,我写了上面一点感受,也算序言。

1986年6月

序	叶 飞 1
---------	-------

第一辑 小说

崖边	3
任务	19
皮背心	83
忤逆	99
夜渡	117
枪	132
一个义勇队员的前史	137
某看护的遭遇	151
苏州一炸弹	162
岔路	167
《战争与人民》(节选)	181
附:关于彭柏山遗著《战争与人民》..... 陈其五	285

第二辑 散文

“一·二八”的两战士	293
“活的依旧在斗争”	299

晚会	305
两代	309
怀念新华	313
忆郭猛同志	316
渡江的一夕	320
关于《娜拉走后怎样》	324
鲁迅的启示	327
《东平选集》序	329
《茅山下》序	331

第三辑 书信选

与胡风书信 55 封	335
与微明家书 57 封	400
与屠珙华书信 2 封	478
与冯光灌书信 1 封	481
与周文书信 1 封	484

第四辑 文艺评论

《祝福》	489
------------	-----

《藤野先生》	495
《秋夜》	497
《凤凰涅槃》	501
《天山牧歌》	508
《荔枝蜜》和《岁月》	511
鲁迅早期的世界观和创作方法	514
俄罗斯文学发展的道路	529
关于作家下厂下乡的若干问题	538
 彭柏山小传(1910.3——1968.4)	545
孤光自照 肝胆皆冰雪	
——纪念彭柏山逝世十六周年 ... 胡风	547
柏山和胡风及胡风事件	朱微明 552
《彭柏山文选》后记	彭小莲 605

彭 柏 山 文 第一辑
选

小说

崖 边

夜风呼呼地吹过八仙崖，树枝摇曳着。摇散轻的树叶，颠颠倒倒落下来，落在崖坡上走的水田畍的农民们的头上、颈项里，发出一种轻微的叹息，之后，又默默地往崖谷里落下去。他们听着这种落叶的声响，又想起家里房子烧了，往后怎么办呢。可是展开在他们眼前的，是洞一般的黑暗。只有冷静的溪水，在脚下潺潺地流着，像在提醒他们：不要掉下去了。

王全福被年轻的木仔押着在队伍的中间走。队伍是混乱的：走的走，爬的爬，有的撑着头靠在石崖上喘气。他的脚也渐渐滞重了。走一步，停一步，走得木仔躁起来，在他背上一推，意思是叫他“快点！”他的脚却故意地向崖下一溜，于是像冬瓜一样，随着块块的崖石，唏哩轰隆地滚落下去。

“案子跌下去了。”

队伍就像在蠕动着的一条黑蛇，骤然回转头，停下来。目光一致地向着说话的方向投过去。说话的是木仔。他那小小的额角上暴出几粒冷汗，心儿急得发跳，痴呆地空望着黑暗的崖谷里。

芸生跑上来，手掌啞啞地发痒，就像妈妈在宴客的席上，发觉孩子打破饭碗一样，愤怒地就想拍他一个耳光。可是他的手挥过

来，紧紧地抓住木仔的肩膊，拉向他自己跟前问道：

“谁跑啦？”

“王全福。”他说着，两眼朝着地下。

于是有的释下重担似的，伸直脚坐下来。有的回过头去。“王全福，这小子，让他跌下去吧，跌死了也好，免得牵着碍手绊脚。”跟着一阵说话的声音，在静静的山谷里嗡嗡地嚷起来了。

芸生蹙着眉头向悬崖绝壁的深谷里探视一下，并无一点响动，好像没有人跌下去的一样。“那末，也就随他去吧。”在来路的那一方，黑魇魇的树丛，却发出唏唏沙沙的声音，像有人跟着踪迹追赶上来一样。恐怖袭击着每个人的心，一齐惊疑地静下来，于是他催促——“走！”

队伍又在黑暗里移动着沉重的步子了。木仔落在尾巴上。他的脚如同陷在深深的泥沼里，拔出右脚，似乎左脚又沉下去。因为包围着他的思想的，是活活的一个人，给他一推，跌下去，死了——虽然事实上，全福却神像似地坐在崖石上，并不如大家所料那样的不幸。

在他呢，自认为是自由了。

有孩子稚气的木仔记得，还是太阳落山的时候，他赶着一群牛在水沟里喝水，水草上的淡淡的阳光，正向水底里阴下去。背地里突然袭来一声：

“木仔！赶快把牛收了，到队上去！”

他回头看见芸生提着一面铜锣，铿锵地在山坡上敲起来。他于是在那独角的黄牯牛背上拍一掌：“好！回去。”它像是领悟他的意思，从水沟里仰起那笨长的脖子，“嗯呀！”地叫一声，尾巴一甩，踏着懒散的步伐，走在前头。之后，一条一条跟上去。他也很快地

跑回家,把脚一洗,晚饭没有吃,就到少先队来了。

队上的情形,已经有点不同:平日没有这么许多人,并且王全福向来不到的,今天到了,还着的是短装,在走廊下,那里又在装着土炮。木仔马上想到:今晚上定要向白军“进攻”了。

他对于“进攻”,是有很多的希望的。若是进攻镇上,至少要搬它一些布,天气快要冷下来,衣服也太破旧了。不过像王全福那样漂漂亮亮,他是不会想到的。实际上,他的希望,有两匹土布就够满足了。

这时在门口铿锵地响着铜锣的尾音,芸生进来了。他那宽阔的额角,和那猫似的眼睛,老是那么使人敬畏。可是他有和气的嘴,很逗人爱。所以木仔有什么事就去问他。

“芸生叔!叫我来有什么事?”

“今晚上去老鸦岭放哨。”

“一个人?”

“不,跟王全福。”

“唔,跟王全福。”木仔的嘴巴瘪起来,用一种鄙夷的眼光,瞥视全福的襟上的一排白白的洋钮扣,于是吱唔地诅语着。不是他年纪小,怕挨近全福;也不是全福穿得阔,他吃醋;更不是他们两者之间有仇。总之,他不想跟他在一道,然而他又说不出理由来。

芸生就没有注意这点。他只知道木仔老实而又听话。可是木仔想要说明不跟全福在一道,他已到王全福那里去了。

“队长忙啦!”全福涨着笑盈盈的脸。

芸生拍拍他的肩膀,微笑地说:

“今晚上,请去老鸦岭放放哨好吧?”

“放哨——又是这一套来了?”全福仰起头,望望天,像在打量

天晴还是落雨，又像是在想着什么，一时想不起来——“啊！今晚上没有工夫，对不住，还有件衣服，赶着要缝起来。”

“找不着旁的人，实在找不着……就把衣服丢一丢手好了。”

“的确不行，你瞧我的脚，还在脱皮……”

“也许走动走动，要好得快！”

“如果定要我去，出了岔子，我不管。”

“不会，不会！”芸生微笑地走了。

6 他于是懊恼起来：不准克扣徒弟的工钱，是他们说出来治他的；放起哨来，又要寻这些人，为什么不叫徒弟去？真把他全福不当人看待。气是气人，可是他也没办法。于是两手叉在胸上，昂起身子走近来。

“木仔！队长叫我带你去放哨！”他忿忿地说。

木仔靠着天井边的屋柱站着。一声不响地，望着走廊来来去去的人扰攘着。心想不去“进攻”，还要去放哨，放哨还要跟他——木仔也有点气了。

“不要装聋卖哑，回头来叫我！”

木仔脸向侧边一歪，把手上的腰带，往肩上一搭，低下头，向着走廊下，悄悄地去了。

在那里：土炮正装好了。这炮，是松树挖的。重量不知道，样子倒有点像具白棺材，可是里面装的不是死尸。在两旁，像看猴戏一样，许许多多的人围着。炮口的左边，立着八个人，右边也是八个，雄赳赳地，很像一班扛灵柩的车夫。他们第一次想把它抬起来，可是比死尸还要重。“嗯！嗯！嗯！”喊了几声，又放下来。然后彼此摇摇头，表示吃不消的样子。于是再加两个人上去，这才唷啊唷啊地抬了起来。

站在两旁的人，每个人的嘴上，流露着快乐而又兴奋的表情。木仔也兴奋起来。“要是这一炮冲出去，一定有趣哩！”他于是希望去守炮台，而且做炮手。可是他一想到要去老鸦岭，便又支吾地诅语了。

天已经黑下来，快要准备出发了。

木仔跑回家来。他的母亲又过分细心地摆出那碗干薯叶在矮凳上。从那里发出一股脚屎的臭味。他端着碗往灶角上一扔。灶角上那盏油灯，探首出来，吐出那小小的绯红的舌头，像在同情他说：“的确太难吃哩！”

“怎么不装饭吃，嫌菜不好？不想想从前！”——母亲斥责着。心想他要是命好，那年春天涨大水，不会把屋冲倒，更不会把爹淹死。她带着他东家讨米，西家讨饭，落雪的天气，盖一床破的芦席，还要在门廊下过夜——“如今难道就算发富了？房子有住，饭有饱，菜差一点，就赌气……”

“不是没有事，晚上还要去放哨！”

“放哨就放哨，不是去做官！”

他头顶有点要冒火了。用脚把凳子往后一推——“硬不吃！”可是母亲一边在骂，一边又替他装好饭，放在他的面前。他用鼻子嗅嗅那股烧焦的火气，更是不想吃了。

屋背后，这时有人吃吃嗡嗡走过去，又吃吃嗡嗡走过来。过路的点着一把一把香火，火光闪进屋子里，显得异样的急迫，紧张！

“好孩子！快快吃点去，人家都出发了。”母亲又小声小气地说。

“出发！”他把筷子在桌上一戳——“你想王全福会有这么着急？”他于是坐下，开始嚼起来。